

国际关系

集团结构视角下日本 对拉丁美洲的软实力外交*

张 梅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南方”成为国际格局中一支重要力量，日本愈加重视对拉美地区的软实力外交。对于日本来说，拉美的特殊之处是日本移民的历史及大量日裔的存在。拉美的特殊性和日本的集团文化特性使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呈现出“内外有别”的两层同心圆结构，成为由皇室、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及相关网络等多元主体实施的系统性工程。对于“内”侧的日裔，日本运用移民历史记忆、日本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产业连接等软实力资源来达到吸引和同化日裔的目的。对于“外”侧的更广泛的拉美社会，日本运用防灾、环境问题上的理念和知识、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维护社会稳定与弱势群体福祉的经验等软实力资源，通过议程设置和经验推广来获得拉美民众对日本的认同。内外两层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紧密联系，呈现渐进辐射特点。软实力外交加强了日裔对血脉纽带和日本文化特质的认同感，为日拉经贸往来互动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日本的良好形象，但也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日本 拉丁美洲 软实力外交 全球南方
大国战略博弈

作者简介：张梅，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促进中心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拔尖人才”。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3) 06-0103-22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课题资助项目“日本文化输出战略与国家形象建构”（编号：2020YYZX001）的阶段性的成果。

21 世纪以来,日本对拉美地区愈加重视,对拉美外交由着眼资源、能源的经济外交朝着紧盯大国博弈的政治战略方向倾斜。近年来日本外务大臣多把外交首访放在拉美国家,以推进其所谓价值观外交以及同拉美地区的经济合作。随着“全球南方”成为国际格局中一支重要力量并在大国博弈中扮演日趋重要的作用,2023 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首次提出要强化与“全球南方”的合作,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①。2023 年西方七国集团(G7)年度峰会在日本广岛开幕,峰会邀请巴西、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与会,并将“全球南方”列入议题,暴露了日本将“全球南方”国家拉入地缘博弈的意图。

拉美对于日本来说的一大特殊之处是日本移民的历史及大量日裔的存在。拉美的特殊性和日本的文化特性使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凸显出与迥异于其他地区的特征。考察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是揭示了实施国的文化特性对于软实力外交结构和路径具有重要影响,集团文化特性使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呈现出“内外有别”的两层同心圆结构;二是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的对拉软实力外交具有启示作用。

一 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

20 世纪 90 年代初,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把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为各国开展软实力外交提供了理论依据,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在日本的软实力外交中,拉美地区占据特殊地位,而集团文化对其实施主体和路径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软实力外交

建构主义认为,物质因素固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相关国家在看待对方国家时持有怎样的看法。一国的国际威望、角色身份和特征不一定是这个国家固有的,而是由主观的文化概念建构起来的。^②而国际威望的建构是通过国家软实力资源的发掘和利用来实现的。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用军事和经济等力量来强制对方做它不愿做的,而软实力产生于“一个国家能让其他国家想己之所想”的时刻,从行为上讲强调的是非强迫地吸

^①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23』、日経印刷、2023 年、25 頁。

^② 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4 页。

引对方。^① 从行为分部上讲,硬实力的行为包括命令、胁迫、诱导,而软实力的行为则主要是议程设置、吸引、同化。软实力得以产生的资源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② 其中,文化作为产生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内涵丰富,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包括道德、精神及经济的价值体系,社会组织的方式,语言等。^③ 本文中的软实力外交是指利用软实力作为外交资源寻求获得自身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影响力的外交实践,包括输出文化及价值观等来吸引他国、利用社会经济制度及发展模式同化他国、在国际舞台上建构良好国家形象以及塑造和引领政治议题等^④,这些外交实践本质上都是为维护本国利益服务。

美国政府正式在官方层面上利用文化作为外交的武器始于二战期间,率先在拉美实施。美国不断向拉美国家输出其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价值观,帮助拉美国家确立美国所认同的民主制度,统一西半球经济思想意识。^⑤ 相比之下,日本的软实力外交不像美国那样具有强烈的“输出民主”的意味,而是更多地为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务。二战后,日本的软实力外交经常成为经济合作的润滑油,来缓解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和美国等国的经济摩擦,从而推动经济大国的构建。^⑥ 软实力外交还服务于日本谋求全面大国化、获取全球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考量。

日本的软实力外交路径多样,包括运用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宣介日本经验和日本模式、发挥外交构想力、开展非政府组织和市民外交、开展对外开发援助等。^⑦ 有学者分析了日本针对美洲的文化外交的具体路径,如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海外人员交流、日本研究和知识交流、对外日语教育、文化

① Joseph Nye, Jr., “Soft Power”, in *Foreign Policy*, Vol. 80, 1990, pp. 166 - 167.

② Joseph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 11.

③ [英] 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文化论》,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14页。

④ 马方方:《“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美国软实力外交探析——以非政府组织为视角》,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1期,第126页。

⑤ 王晓德:《拉丁美洲与美国文化外交的起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0-17页。

⑥ 张梅:《日本对外文化输出战略探析——多元实施主体与国家建构路径》,载《日本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62页。

⑦ 孙承主编:《日本软实力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

无偿援助等。^①但总体来看,目前尚缺乏对日本为实现整体对拉战略目标而发掘和利用文化和价值观因素的过程的系统性研究,缺乏对拉美的区域特点及日本文化特性对软实力外交影响的深入剖析。

(二) 拉美在日本软实力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及日本的战略目标

日本与拉美地区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友好关系,很多拉美国家的人民对日本怀有亲近感。这种感情纽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在拉美的移民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兴起了向墨西哥、秘鲁、巴西等国移民的风潮,还有不少日本人从巴西辗转到达阿根廷定居。日本移民在艰苦条件下劳动,弥补了拉美国家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二战后日本向拉美国家的移民一度恢复,后因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失去了移民的必要性。移民的历史造就了拉美地区活跃的日裔社会,1990年秘鲁大选甚至产生了日裔总统阿尔贝托·藤森。目前拉美地区约有213万日裔,其中巴西约190万人,秘鲁10万人,阿根廷6.5万人,墨西哥2万人,玻利维亚1.4万人,巴拉圭1万人,智利0.3万人,哥伦比亚0.2万人,古巴0.12万人,多米尼加0.08万人,乌拉圭0.046万人。^②日裔活跃在拉美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成为连接拉美和日本的纽带。近年来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也愈发强调对拉美日裔工作的重要性。^③

拉美日裔是日拉关系研究的热点。学者或从历史角度考察日本在墨西哥和秘鲁等国的早期移民活动,以及二战后在拉美的日侨社会乱象及原因^④,或从现实角度剖析当地日裔社团和网络在日本开展对拉文化外交中的作用^⑤,也有学者聚焦于巴西一国分析其日裔政策历史演变和现状。^⑥同时,日拉关系也

① 申险峰、渠培娥、李成浩著:《世界大国(地区)文化外交·日本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175-190页。

② 「日系社会とともに歩む」、『Mundi (The Magazine of the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2020年10月号、5頁。本文中日裔是已经移居海外并扎根的日本移居者及其子孙后代的总称。

③ 外務省、『外交青書2019』、日経印刷、2019年、92頁。

④ 参见 Daniela de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 The Nikkeij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杜娟:《日本在拉美的早期移民活动——以墨西哥和秘鲁为中心的考察》,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1-5页;沈燕清:《远程民族主义视阈下巴西日裔“臣道联盟”研究》,载《世界民族》,2016年第1期;浅香幸枝编、『交差する眼差し——ラテンアメリカの多様な世界と日本』、天津市:行路社、13-26頁。

⑤ 赵晖:《跨文化传播语境下文化外交的有效路径——基于日本在拉美开展文化外交的案例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5期,第111-124页。

⑥ 陈梦莉:《从移民输出到侨裔回流:日本的巴西日裔政策历史演变和现状评估》,载《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5期,第136-153页。

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研究成果涉及外交、经济等多个层面。^①正如学者指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和石油危机的暴发，拉美国家在能源供应方面的重要性增加。^②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对拉外交明显地朝紧盯大国博弈的政治战略方向倾斜，寻求拉美国家在联合国改革中对自身的全面支持。^③

软实力外交终究是服务于日本的国家利益。结合日本在拉美的多元利益，当前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战略目标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在外交方面，日本积极拉拢作为“全球南方”的拉美国家，在国际秩序变动期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④。同时，日本紧盯拉美这个大票仓，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铺路，其中巴西更是日本争取“入常”的重要伙伴。第二，在经济方面，日本希望保障铁矿、铜矿、银矿、稀有金属、原油、天然气、生物燃料等矿物和能源以及食品从拉美地区的进口，加强其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拉美是支撑日本制造业的重要原材料来源地，也是日本实现食品安全保障的重要地区。6.5亿人口的拉美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巨大市场。在自由贸易方面，墨西哥、智利、秘鲁与日本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分别于2005年、2007年、2012年生效，这几个国家也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成员国。墨西哥更是被日本视为对美出口基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第三，在社会文化上，日本希望维系和强化日本与拉美日裔的历史纽带，加强在环境保护、贫困、治安、保健卫生、老龄化等问题上的合作，增强“智慧连接性”，维持和提升拉美人民对日本的亲近感和好感度。

（三）日本的集团文化

集团文化影响着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的实施主体和路径。其根源为家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历史形态。它在近代表现为家族主义国家观，即运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原理，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比拟为家族

^① Kuwayama Mikio, “Reappraisal of Japan – LAC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amid China’s Ascendance”, October 1, 2019. <https://ccss.kobe-u.ac.jp/academic/ra/dp/English/DP2019-18.pdf>. [2022-12-20]; Takahiro Miyachi, *Japan and the Asia – Latin American Connection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University of Tokyo PhD Dissertation 2017; 王菲:《战后日本对拉美 ODA 政策探析》,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2 年。

^② 孙洪波:《战略跟随与外交自主性:日本对拉美政策的历史演变》, 载《拉丁美洲研究》, 2020 年第 4 期, 第 49 – 71 页。

^③ 高洪:《略论 21 世纪日本对拉美外交战略变迁》, 载《拉丁美洲研究》, 2015 年第 1 期, 第 33 – 41 页。

^④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23』、日経印刷、2023 年、25 頁。

父子关系，整个日本成为以天皇为总家长的巨大家族集团；在现代表现为皇国主义国家观，被军国主义者利用来发动侵略战争；在战后则表现为“日本式经营”，特别是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成为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动力之一。^①

集团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内外有别”。社会学认为，自我范畴化（self-categorization）是社会认同、群体归属、心理群体形成等背后的认知过程，它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产生内群吸引，形成对内群的积极的刻板印象和对外群的消极的刻板印象，夸大内外群的差异。^②日本的集团文化特性使得这种内外群的区分更加明显。近藤指出日本人无论在个人心理层面，还是在家庭、公司、国家政体，甚至在宗教及宇宙观层面，都离不开“内/外”的二元对立。^③

集团主义文化中内群和外群的区别之一是感情投入程度不同。土居健郎提出了“娇宠”文化理论，把日本人的“内”与“外”的空间分为三个同心圆。娇宠感情自然发生的“身内”（亲戚或者自己人）世界，允许带入娇宠感情的同伴世界以及没有任何感情的陌生人世界。前两个是“内”，“他人”是“外”。^④尚会鹏认为，这三个圈子中，关系的亲密程度由内向外渐渐变小，日本人在这几个圈子中的交换模式是不同的：“身内”圈子趋于感情型交换；同伴圈子是一种半感情、半计算性的交换关系；最外层的“他人”圈子则趋于计算性、功能性、去感情的交易型交换。^⑤

集团文化对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的实施主体和路径都有很大影响。参照集团结构图式，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也可以视为“内外有别”的两层同心圆结构：内部是日裔社会，外部是更广泛的拉美社会。二者的行为分部、软实力资源、交换关系、扩展方式都呈现出不同特点（见表1）。下面从实施主体、路径、效果等方面具体阐释这种“内外有别”的两层同心圆结构。

① 平伟群、田庆立：《日本集团主义的历史嬗变与“日本式经营”》，载《社科纵横》，2013年第6期，第137页。

② [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著，高明华译：《社会认同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1-92页。

③ Dorinne K. Kondo, *Work, Family, and Self: A Cultural Analysis of Japanese Family Enterprise*, Harvard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82, p. 5.

④ 土居健郎、『「甘え」の構造』、東京：弘文堂、1971年、43頁。

⑤ 尚会鹏：《中日“文化基因”解码：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与中日互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6页。

表1 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双层结构图

分层	拉美日裔（内）	更广泛的拉美社会（外）
行为分部	吸引、同化	议程设置、吸引
软实力资源	历史记忆、日本文化和价值观、产业连接	日本文化；防灾、环境问题上的理念和知识；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维护社会稳定与弱势群体福祉的措施等
交换关系	半情感、半计算	交易型交换：日本模式 + 国际议题，换取国际威望。
扩展方式	日裔既是日本软实力外交的对象，又是把日本文化传递给非日裔社会的媒介	双边援助；三方合作以存在日裔社会的重点拉美国家为媒介，向其他拉美国家拓展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二 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实施主体

软实力外交并不仅局限于文化交流活动，而是包含皇室外交、对拉援助在内的系统性工程。软实力外交的实施主体包括皇室、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及相关网络等，实施主体的功能也体现了日裔群体和非日裔群体的“内外”层次之分。

（一）皇室外交

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中的一大特色是皇室对拉美的频繁访问。除拉美之外，日本皇室成员多访问英国、西班牙、不丹等保留君主制的国家。拉美没有君主制国家，却吸引日本皇室成员频频出访，主要理由是日裔的存在。其目的是通过天皇制建构日裔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让日裔意识到自身与日本人在血缘上、文化上的连接性。根据日本宫内厅官网，二战后至今日本皇室成员共访问拉美国家 39 次，每次访问 1~4 个国家。

日本皇室成员的对拉访问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时间来看，对区域内国家的访问呈现逐渐增加趋势。二战后至 20 世纪 50 年代仅 1 次，60 年代 2 次，70 年代 3 次，80 年代 4 次，90 年代骤增至 10 次，21 世纪头 10 年为 6 次，第二个 10 年达 13 次，2020 年疫情暴发至 2022 年年底未能出访。第二，访问国家多达 16 个，覆盖面广，同时兼顾重点。访问次数最多的为巴西，共 14 次，其次为阿根廷，共 9 次，再次为墨西哥，共 7 次。这些都是日裔数量比较多的国家。其中 23 次都顺访美国。第三，访问名义上，日本移民逢十周年纪念为 10 次，单纯的国际友好访问 10 次，建交或邦交友好关系逢十周年

纪念 7 次，其他为出席国际会议或活动。在访问过程中，除日裔群体之外，皇室成员也会见访问国的领导人及当地人士。

表 2 日本皇室成员出访国家和出访次数表

出访国家	巴西	阿根廷	墨西哥	秘鲁、巴拉圭	智利	玻利维亚	危地马拉、乌拉圭、洪都拉斯、萨尔瓦多	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牙买加、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
出访次数	14	9	7	6	5	3	2	1

资料来源：宫内厅、「天皇・皇族の外国ご訪問一覧表」、<https://www.kunaicho.go.jp/about/gokomu/shinzen/gaikoku/gaikoku-r01-10.html>。[2022-03-19]

（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双重功能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是日本外务省下属的独立行政法人，是实施对拉软实力外交的重要机构，它承担着双重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培养日裔社会对日本的认同感。这一功能与该机构的前身相关。日本的海外移民事业在二战前是由日本政府和各都道府县实施的，二战后则由 1954 年成立的“财团法人日本海外协会联合会（海协联）”和 1955 年成立的“日本海外移居振兴株式会社”来推进。1963 年这两个机构合并为“海外移居集团”。1964 年，设置在日本各都道府县的海外协会被划归该集团的当地事务所，同时外务省管辖的横滨移民斡旋所也被划到该集团。1974 年，该集团与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合作的“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合并，成立了“国际协力事业团”，2003 年成为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也就是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前身包含了承担战后移民业务的机构。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人海外移居业务大幅缩减，但是该机构仍保留了一些支持日裔社会的补助金发放业务、贷款回收、日裔研修员的接收和海外移民资料馆运营等业务。

第二个功能是实施对拉援助。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分为双边援助和通过国际机构的多边援助。双边援助有无偿资金合作、技术合作和有偿资金合作三种形式。外务省国际合作局综合规划和制定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在内的开发合作政策。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是承担双边援助的官方机构，在拉美设有 23 个事务所；数量庞大的海外协力队是软实力外交的重要实施者，包括青年海外协力队和资深海外志愿者。1968 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第一次向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派遣协力队员，1978 年向南美国家巴拉圭派遣协力队员。

截至2021年9月，日本已累计向98个国家派遣5万多人，向北美和拉美累计派遣14379人，占日本全部派遣人数的26.4%。驻拉美国家比较特殊的协力队员种类是1996年新设的日裔社会青年协力队和日裔社会协力队，截至2021年9月，对中南美洲的9个国家已派遣1543名协力队员，主要面向日裔社会积极开展活动。^①另外，日本外务省将非政府组织（NGO）定位为对外援助的重要伙伴，充分发挥其灵活创新、能细致地对应当地居民受援需求的优势，在资金和服务方面给予支持。

日本官方发展援助自20世纪60年代启动以来，亚洲一直是援助的重点区域，拉美存在感并不强。1970年，日本对拉援助仅占其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0.5%，1980年升至5.9%，1990年升至7.7%，2000年进一步升至8.8%。其背景是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和石油危机的暴发，日本首相多次访问拉美国家，就扩大石油进口开展外交磋商，不断提高对拉援助的比重。随着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对中东、非洲的关注逐渐增加，2010年日本对拉美援助份额降至6.6%，2012年以来徘徊在2%~4%之间，2020年援助额为6.44亿美元，占比3.8%。不少拉美国家经济相对发达，接受援助的必要性变小，这也是日本对拉援助份额减少的一个原因。^②援助覆盖拉美近30个国家，近几年支出总额常居前三位的包括巴西、秘鲁、哥斯达黎加等，这些多是日裔数量较多的国家（见表3）。

表3 近年来在日本对拉美 ODA 支出总额中排名前三位的国家

年份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2016	巴西	哥斯达黎加	秘鲁
2017	哥斯达黎加	巴西	秘鲁
2018	巴西	秘鲁	哥斯达黎加
2019	巴西	巴拉圭	哥斯达黎加
2020	巴西	墨西哥	萨尔瓦多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政府历年的《开发合作白皮书》绘制。

（三）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以及网络组建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也是日本外务省下属的独立行政法人，在拉美地区设

^① 「JICA ボランティア事業実績（地域別）」、<https://www.jica.go.jp/volunteer/outline/publication/results/index.html>。[2022-12-23]

^② デビッド・ポッター、前掲論文、248-249頁。

有两个日本文化中心。墨西哥日本文化中心主要向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提供日语教育支持，日本自 1998 年开始派驻专家。圣保罗日本文化中心主要向南美国家提供日语教育支持，日本自 1994 年开始派驻专家。此外，2017 年日本在巴西圣保罗设立了实体文化体验馆和文化交流机构“日本屋”，2018 年访客累计达 141.8 万人，至 2023 年 2 月底访客累计达 284.6 万人，远远高出预期。^①

在网络构建方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与当地的核心机构和主要机构合作推广日语和日本文化。以南美地区为例，核心机构多是日本人会和日裔协会，它们拥有能够影响其他日语教育机构的网络，在日语教育方面辐射效果强；主要机构则包括全国日语教师会、日语教育联合会、大学和日本学校等（见表 4）。由于巴西在日语教育机构、日本母语教师、日语学习人数方面都领先其他南美国家，因此近年来日本愈发重视南美国家日语教育的网络化。2015 年起，秘鲁日裔协会每年主办南美西语国家日语教育联络会议，南美西语国家派日语教育者参会。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则构建了中美洲加勒比日语教育网（RCCJ）、中美洲加勒比日语教育研讨会、中美洲加勒比日语演讲比赛等沟通和交流网络。2021 年，拉美地区共有 574 家日语教育机构，2313 名日语老师，34557 名日语学习者。总体上看，拉美地区日语学习者人数远远少于东亚（1713833 人）和东南亚（1185375 人）。从国别来看，日语学习者较多的国家依次为巴西（20732 人）、墨西哥（14552 人）、阿根廷（4486 人）、秘鲁（3761 人）及哥伦比亚（2024 人）。^②

表 4 南美西语圈国家承担日语教育的核心机构和主要机构

国家	核心机构	主要机构
阿根廷	驻阿日语教育联合会	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私立布宜诺斯艾利斯日阿学院
乌拉圭	驻乌拉圭日本人会	共和国大学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日语能力测试教师会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日裔协会日语中心、私立罗斯安第斯大学	哥伦比亚全国日语教师会和日语教育研究会

① Japan House、「Japan House 実施報告書」、2023 年 3 月、https://www.japanhouse.jp/n_pdf/whatsjh/report/report_202303_ja.pdf。[2023 - 04 - 20]

②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2021 年度『海外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結果」、2022 年 11 月 24 日、<https://www.jpfa.go.jp/j/about/press/2022/023.html>。[2022 - 12 - 20]

智利		圣地亚哥大学、日智文化协会、智利中央日本人会、日本综合学习中心(CEIJA)
巴拉圭	巴拉圭日本人会联合会全、巴拉圭日裔教育推进委员会	日本学校、日本巴拉圭学院
秘鲁	秘鲁日裔协会	拉乌尼翁分校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日语教师会、西蒙·玻利瓦尔大学
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日裔协会联合会	

注：“核心机构”是指拥有能够影响其他日语教育机构的广泛网络的机构；“主要机构”是指独立的机构，规模也很大，按照自身需求开展日语教育，不像核心机构那样拥有一定的网络。

资料来源：「南米スペイン語圏日本語教育実態調査報告書 2017」、2017年8月2日、29頁。
<https://fjisp.org.br/lingua-japonesa/pesquisa-de-dados/#nambei>。[2022-12-23]

总之，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实施主体的功能也体现了日裔群体和非日裔群体的“内外”层次之分和由内及外辐射的特点。皇室成员访问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网络构建都具有自“内”及“外”的普及效果；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功能也分为内外两层，既包括日裔社会对日本的认同感培养，又包括对拉美国家的援助。

三 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实施路径

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实施路径也分为内外两层。对日裔展开软实力外交实质上是帮助“日裔”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与塑造日裔的血缘和文化认同的方式不同，在面向更广泛的拉美社会时，日本非常注重在援助中输出日本的理念和知识、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维护社会稳定和弱势群体福祉的措施等。

（一）对拉美日裔的实施路径

身份认同是后天塑造而非先天获得的。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是他们对于自己是什么人的一种理解，包括个体和社会双重属性。社会认同是与身份一致的自我描述，这种描述来自于社会范畴中的成员资格（国家、性别、种族、职业、体育队和更加短暂的群体资格）。^① 拉美日裔在世代不断更替的过程中，

^① [澳] 迈克尔·A. 豪格、[英] 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著：《社会认同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1页；[英] 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著，王修晓译：《社会学基本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5页。

对日本的族群和文化认同变得稀薄，容易对自身的异质性感到自卑，在建构身份认同上遭遇困难。因此日本面临从血缘、文化、产业连接等方面重塑其认同的迫切任务。拉美日裔社会既是日本对拉软实力外交的对象，又是软实力外交的媒介。

第一，通过历史记忆塑造身份认同。蕴含集体记忆的历史场所以及承载记忆的仪式性活动能够帮助个体形成对于所在群体的归属感。日本和拉美各国都有保存和普及日本移民历史的设施。在日本国内，有国际协力机构横滨海外移居资料馆以及位于兵库县神戸市的“海外移民和文化交流中心”。在拉美各国，有阿根廷的日本庭园、巴西的日本移居史料馆、秘鲁的“平冈千代照日本人秘鲁移居史料馆”、墨西哥的“茜草纪念馆”、玻利维亚日本人移居资料馆等。日裔在这些资料馆能够找到祖辈的姓名，意识到自己是日本后裔。这些资料馆承担着传承和教育的功能，既加深了日本国民对海外移民历史和日裔的了解，又使日裔直观地了解祖先移民拉美的艰苦奋斗历程及其对拉美社会的贡献，产生身为日裔的自豪感。

拉美的日裔团体经常以日本皇室成员来访作为契机来修建纪念设施，营造日裔集体记忆。例如，1958年三笠宫夫妇访问巴西参加日本人移民50周年纪念活动，巴西文协大楼的建设工程开工。1967年，为纪念皇太子夫妇访问巴西，日裔团体决定在文协大楼内修建“太子殿下访巴纪念大礼堂”，大礼堂于1970年落成。巴西日本移民史料馆的落成也是以1978年皇太子夫妇出席日本人移民巴西70周年庆典活动为契机的。^①日本皇室成员访问拉美国家也通常会选择与移民相关的场所。2018年，真子内亲王出席日本人移民巴西110周年纪念活动，访问了很多日本皇室成员首次访问的地方，包括圣保罗内陆地区的几处初期移居地以及被称为“陆地孤岛”“绿色地狱”的亚马孙地区的托姆阿苏等，被日本外务省誉为“带给巴西日裔巨大的感动”^②。2019年，真子内亲王在日本人移民秘鲁12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之际访问秘鲁，在日本人移民秘鲁百周年纪念碑前献花，并参观了玻利维亚日本人移居资料馆和日本庭园。2019年，德仁天皇和皇后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第60届“海外日裔大会”。皇室成员访问拉美与日本移民相关的场所以及出席日裔相关活动，意在肯定日本移居者及其子孙不畏艰辛、克服困难、勤劳肯干的精神，褒奖

① 「ブラジル日本文化福祉協会 - 文協 (概要)」、2013年10月24日、<https://www.bunkyo.org.br/jp/2013/10/quem-somos-ja/>。[2022-12-23]

② 外務省、『外交青書2019』、日経印刷、2019年、92頁。

其在移民对象国扎根并做出贡献。

第二，增加日裔对日本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为增加日裔亲身感受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机会，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主要实施了三类日裔访日项目。第一类是“日裔社会下一代培养研修”项目，从中南美洲各国邀请中学生、高中生和大学生访日一个月，内容包括学习日裔移民历史、体验日本学校、学习日本文化、在日本人家中住宿等。截至2020年7月，已邀请1610名日裔学生访日。第二类是培养未来的日裔社会领袖的项目，为日裔提供在日本修读硕士和博士课程的机会。截至2020年4月，已有194名拉美日裔获批此项目。第三类是日裔研修员接收项目，即接受拉美日裔以及在与日合作中发挥领袖作用的人（不限于日裔）作为研修员赴日本进行最长10个月的研修，每年大约邀请140名。截至2020年4月，已累计邀请4810名。^① 这些项目通过向日裔提供在日本学习和在日本人家家庭寄宿的机会，加深其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理解。此外，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青年志愿者还向日裔教授棒球等日本人比较热衷的运动项目。

第三，推进日本社会与日裔的产业连接。日裔年轻一代对日本的先进产业很感兴趣，日本民间企业也希望到拉美开拓商业合作。基于此需求，日本采取多种措施推动日裔与日本民间部门的合作。首先，为了促进日裔和日本企业的合作关系，日本自2013年以来每年都会派出“中南美日裔社会合作调查团”，旨在促进日裔与日本民间企业的商业对接，至2020年已派出112家企业和团体、法人。^② 此类项目可促成日本企业邀请日裔赴日研修，在当地注册公司或与当地企业展开合作。其次，医疗领域的合作是日本加强与拉美日裔合作的重要内容。拉美很多国家都有日裔成立并负责运营的日裔医院。2018年起巴西的日裔医院每年召开联合会议，加强横向合作，同时把日本优质的医疗产品和技术、知识带到日裔医院。^③ 随着日本老龄化加剧，很多日裔到日本从事老人看护领域的工作。再次，农业也是日本加强与日裔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日本农林水产省定期实施与拉美日裔农业从业者的合作交流项

① 石橋匡、「中南米日系社会との連携」、2020年10月6日、https://www.jica.go.jp/Resource/priv_partner/case/reference/subjects。[2022-12-20]

② 石橋匡、「中南米日系社会との連携」、2020年10月6日、https://www.jica.go.jp/Resource/priv_partner/case/reference/subjects。[2022-12-20]

③ 「日系病院の連携で社会全体の医療の質を上げる」、『Mundi (The Magazine of the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2020年10月号、14頁。

目，在拉推广日本在农业和食品领域的先进技术，推动日本食品产业进军拉美。^① 日本冲绳县出身的移民在玻利维亚的开拓地叫“冲绳移居地”。2021 年初，冲绳移居地生产的大豆首次出口到日本冲绳县，被称作“回冲绳”项目，引起日本媒体广泛报道。^②

第四，以日裔为媒介传播日本文化。拉美的日裔团体经常举办各类日本文化节，这些文化节既是增强日裔凝聚力、塑造日裔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也是向日裔以外的拉美社会传播日本文化的重要平台。其中，在巴西的日本各都道府县老乡联合会主办的“日本节”能吸引多达 20 万人参加，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日本节之一。^③ 日本使领馆、驻拉美机构也会给予适当支持。节日内容包括日本艺能表演和武道演示，形式丰富。文化节上还设有日本各地乡土料理的餐厅、销售日裔农民生产的蔬菜水果和日用杂货的商店、日裔企业展台以及日裔女性选美大赛等。此类文化节吸引了大量非日裔人群参加，在向拉美社会普及日本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再如，大扫除是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渗透着日本独特的清洁观念。日裔团体在街区举办大型扫除活动，吸引当地居民参加，为日裔赢得了良好口碑。日裔承担起向当地社会传播日本特色文化的角色。

（二）面向拉美社会的实施路径

为了能使软实力外交拓展到拉美社会各阶层，除前面提到的文化交流之外，日本还非常注重在援助中输出日本的知识、理念及模式，如防灾、环境保护、“一村一品”运动、“改善”经验、派出所制度等，这体现了日本软实力外交中设置和引领国际议题方面的能力。这些援助措施可以理解为“人的安全保障”理念下的援助。“人的安全保障”是指从危及人类生存的贫穷和恐怖的威胁中获得自由的状态，被列入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也是日本在外交领域的金字招牌。

第一，传授防灾、环境方面的理念和知识。拉美地区与日本均经常遭受地震、火山、飓风等自然灾害，日本充分利用自身在防灾方面的丰富经验以

① 「令和 3 年度 中南米日系農業者等との連携交流・ビジネス創出委託事業（農林水産省）」、<https://www.nikkeiagri.jp/R3/project.html>。[2022 - 12 - 30]

② 「ボリビアのオキナワから沖縄へ = 地球の反対つなぐ『初輸出』」、2021 年 2 月 7 日、<https://www.nippon.com/ja/news/yjj2021020700241/>。[2022 - 12 - 30]

③ 外務省、「日本と中南米をつなぐ日系人」、2018 年 4 月 4 日、第 8 頁、<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49396.pdf>。[2022 - 12 - 20]

及在国际社会的口碑，对该地区进行防灾培训支持。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日本就与智利政府进行了防灾领域的合作，在此基础上与智利通过三方合作对拉美各国实施防灾人才培养据点化项目，并用日语发音命名为“纽带项目”，迄今已培养 5000 多名专业人才，远超预期目标 2000 名。^① 在加勒比地区，日本也派遣了防洪和防沙专家。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等中美洲国家，日本自 2007 年开始实施“中美洲广域防灾能力提高项目”，2020 年已完成项目第二阶段。^② 生态环境已成为超越国别和地区限制的全球性问题，也是日本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议题。日本与拉美国家就环境问题进行了很多合作。针对尼加拉瓜第二大湖泊马那瓜湖水污染，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尼加拉瓜事务所借鉴日本琵琶湖的综合湖沼流域管理模式，成立了环境保护小组，并命名为“琵琶湖任务小组”。该项目在 2021 年第 26 次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缔约国会议（COP26）的教育活动环节中进行了宣传。^③ 在玻利维亚，部分曾受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邀请赴日研修的玻利维亚人于 2017 年结成环保小组，在玻利维亚各地开展废弃物管理、环保宣传教育活动，改善旅游环境。此外日本还在拉美国家实施了利用遥感技术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的项目。这些环境保护项目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提高了日本在设置和引领国际议题方面的能力。

第二，输出日本经济发展模式。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二战后积累了很多发展经验，在农业上比较成功的当属“一村一品”理念，在制造业上要数“改善”经验。一村一品理念最早于 1979 年由日本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提出，逐渐推广到全日本，然后经国际协力机构推广到包括拉美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一村一品是赋予产品文化内涵，使产品和乡村品牌化。很多拉美国家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是城乡差距依旧很大。日本从 21 世纪初就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秘鲁、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开展一村一品运动。通过派遣专家、与拉美国家相关部门合作，推进一村一品技术合作项目，意在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培养地方共同体意识。同时，日本在拉美地区推广“改善”经验。“改善经验”是日本作为制造大国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率的诸多方法

① 外務省、『2021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日本の国際協力』、日経印刷、2021 年、107 頁。

② 外務省、『2021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日本の国際協力』、日経印刷、2021 年、80 頁。

③ 「【COP26でも紹介】ニカラグアの巨大な湖の水をきれいにする!：日本の「琵琶湖」をお手本に「BIWAKOタスクフォース」が大活躍」、2021 年 11 月 16 日、https://www.jica.go.jp/topics/2021/20211116_01.html。[2022 - 12 - 20]

的总称，对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①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日本在巴西、巴拉圭、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阿根廷等国家实施“改善”经验技术合作项目，旨在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质量和效率以应对国际竞争。其中在哥斯达黎加和阿根廷实施技术合作项目时间较长，通过这两个国家分别向中美洲国家和南美国家辐射。^②

第三，推广维护社会稳定与弱势群体福祉的经验。针对巴西及其他拉美国家治安状况差的问题，日本在拉美积极推广日本的“交番”（派出所）制度。派出所是指警察署划分管辖区域、警察在该区域内执行公务的据点设施。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从 2000 年开始对巴西圣保罗州实施的“地域警察活动项目”派遣短期专家，并邀请相关人员赴日研修，协助制定派出所功能的统一标准和业务方针。日本逐步把圣保罗州模式扩大到巴西全国，然后通过巴西与其他拉美国家南南合作的方式向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推广。^③ 对于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日本与国际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合作，对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给予促使移民自发返回、防止移民流出、帮助回返移民再次融入社会等方面的援助。^④ 此外，日本还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对拉美实施援助。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日本就与中美洲四国（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开展初中和高中数学教育的技术合作并持续至今。在医疗方面，日本在巴西率先实行母子保健项目，并扩展到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日本宣称这些措施契合健康福祉和优质教育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自身在国际社会上的行动建构一种“适当性逻辑”。

综上所述，一方面，日本通过营造集体记忆、提供亲身感受日本社会文化的机会、加强产业连接等多种途径建构拉美日裔的身份认同。日裔成为日本企业进军拉美的桥梁，日裔网络也成为日本政治家、皇室成员访日时的稳固支撑。对于日本来说，拉美的日裔网络类似集团结构中的“同伴”圈子，可视为一种

^① 「日本の高度経済成長の原動力となった品質・生産性向上アプローチ カイゼン（KAIZREN）」、2015 年 9 月、https://www.jica.go.jp/publication/pamph/issues/ku57pq00002izsm8-att/japanbrand_02.pdf。[2022-12-30]

^② 「KAIZEN TANGO プロジェクト（グローバル・カイゼンネットワーク展開プロジェクト）の開始について」、<https://www.jica.go.jp/oda/project/1602297/index.html>。[2022-12-20]

^③ 「ブラジルに対する日本の協力の足跡」、https://www.jica.go.jp/brazil/office/others/ku57pq00002ak9vf-att/60th_jp.pdf。[2022-12-20]

^④ 外務省、『2021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日本の国際協力』、日経印刷、2021 年、107 頁。

半感情、半计算性的交换关系，既有很浓的感情因素，又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另一方面，面向更广泛的拉美社会，日本则很大程度上通过援助来进行。日本努力使援助议题设置贴近一些国际通用的规范，如保护环境、减少贫困、实现和平稳定、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等，这些都属于被联合国列入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人的安全保障”理念范畴。在实施过程中所动员的软实力资源则是日本模式和日本经验。从圈层结构上讲，面向更广泛的拉美社会的软实力外交是从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存在日裔社会的拉美重点国家向其他拉美国家渗透和传播的过程。这类似于日本集团结构中的“他人”圈层，感情因素变淡，趋于交易型交换，即用日本经验和日本模式解决国际议题来换取国际威望。

四 实施效果

日本对拉美的软实力外交取得了一定效果，维护了日本在拉美的国家利益。

首先，对拉美的软实力外交加强了日裔对血脉纽带和日本文化特质的认同感，也有利于日裔在拉美社会获得认可。日裔通过移民历史的集体记忆加强了与日本人血脉上的连带感以及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日本在多国展开调查，掌握世代交替中的日裔的文化认同情况。2018年，日本外务省中南美洲局委托民间机构在拉美日裔规模位列第三和第四的阿根廷、墨西哥以及日裔规模较小的古巴三个国家实施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年龄、学历、访日经历、对日关注点、日裔团体参加情况等。调查显示，日裔喜爱日本的方面是“和食”“清扫和秩序”“组织力和纪律”“团队精神”“严守时间”等；今后希望深入了解的是“传统文化”“技术、机器人”和“组织力和纪律”等；对日本持负面印象的方面是“日本社会的封闭性”“对外国人有歧视心理”等。^① 这些调查都显示了日语教育对日裔身份认同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日本政府把加强日语教育作为对日裔工作的有力措施。此外，日本的政策加强了日裔与日本的产业联系，提高了日裔在各个行业的活跃度，提升了日裔在当地的形象。根据日本外务省2020年在拉美的舆论调查，当地居民对日裔的印象中排在前列的是“勤奋、有效率”“亲切、有礼貌”“值得信赖”“诚实、守约”；认为

^① 「平成30年度中南米日系社会実相調査（結果報告）」、2019年7月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page22_003192.html。[2022-12-20]

“日裔对所在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比重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分别为 82%、80%、76%，认为“日裔为强化日本和所在国的关系做出了贡献”的比重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分别为 76%、73%、71%。^①

其次，对拉美的软实力外交为日拉经贸往来起到了润滑作用，推动日资企业与日裔社会建立连接，培养日裔农业从业者等项目都有利于加强日拉经济联系。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曾是拉美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根据日本官方统计数据，2021 年，日本对拉美地区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 335 亿美元和 282 亿美元，仅占日本总出口额和总进口额的 3.7% 和 4.3%。^② 尽管双边贸易额不高，日本认为自身与拉美地区的贸易关系更加平衡，产品构成更加多样化。拉美地区对日本的非传统矿产、金属和食品供应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智利和墨西哥满足了日本铝需求的 2/3，智利和阿根廷满足了日本大部分的锂需求。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已成为日本鸡肉和猪肉进口的主要来源。墨西哥和秘鲁是日本市场芦笋、鳄梨和芒果的主要供应商。日本的寿司店依赖墨西哥的金枪鱼和智利三文鱼供应。大豆等农产品的进口也主要来自拉美地区。^③ 除双边贸易之外，日本通过拉美国家向包括美国在内的第三国市场出口规模很大。有研究表明，在后疫情时代其他国家对拉美直接投资下降的情况下，日本的直接投资、技术合作和发展援助会对拉美的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④

再次，对拉美的软实力外交一定程度上树立了日本的良好形象。日本外务省委托调查公司分别于 2015 年、2018 年、2020 年对中南美国家开展对日舆论调查。2015 和 2018 年调查的拉美五国为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智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20 年调查了拉美七国，分别为阿根廷、乌拉圭、哥伦比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西、玻利维亚、墨西哥。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日本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或“稍微重要的作用”的比重从 2018 年的 72% 增长至 82%；认为日本对维护世界和平和

① 外務省、「海外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2023 年 5 月 26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culture/pr/yoron.html>。[2022 - 12 - 20]

②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网站的数据。<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trade>。[2022 - 12 - 20]

③ Kwayama Mikio, “Reappraisal of Japan - LAC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amid China’s Ascendance”, October 1, 2019. <https://ccss.kobe-u.ac.jp/academic/ra/dp/English/DP2019-18.pdf>。[2022 - 12 - 20]

④ “Japan’s Role in LAC’s Covid - 19 Recovery”, January 13, 2021. <https://www.thedialogue.org/analysis/japans-role-in-lacs-covid-19-recovery/>。[2023 - 01 - 30]

构建国际秩序有积极贡献的比重从 78% 上升至 89%。关于对日本的印象，认为日本是“经济力和技术力高的国家”的比重（69%）排在首位，显示出拉美国家民众对日本技术立国、富裕发达国家的印象很强；回答“拥有丰富传统和文化的国家”的比重（54%）和“动漫、时尚、美食等新文化”的比重（31%）表明拉美国家民众对日本文化表现出高度的关心；认为日本“生活水平高”的人也占据了较高比重（43%）。^①此外，拉美国家民众对日本电器产品的认可程度也比较高。^②

另一方面，日本对拉美的软实力外交不可避免具有局限性。首先，尽管拉美民众对日本的信任程度上升，但横向比较来看，在合作的重要性上，日本受认可程度不及中国。根据前述调查，2018 年认为日本“值得信赖”的比重为 70%，在 2020 年升至 74%。可是，关于谁是目前重要的合作伙伴，在亚洲和欧美的 13 个主要国家中，2015 年排名前三位的是美国（70%）、日本（33%）和中国（29%），2018 年依次是美国（56%）、中国（22%）、加拿大（17%），而日本（14%）与阿根廷（14%）并列第四，2020 年依次是美国（33%）、中国（24%）和日本（20%）；关于谁是将来重要的合作伙伴，2015 年依次是日本（42%）、美国（31%）和中国（30%），2018 年依次是美国（66%）、中国（48%）和日本（22%），2020 年是美国（50%）、中国（43%）和日本（32%）。这说明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合作重要性上受认可程度提高。

其次，笼络拉美国家寻求联合国改革中对日本的全面支持也是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目标之一，但日本未能如愿。日本与巴西、德国和印度组成“四国集团”，要求增加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名额。日本首相和外相经常利用访问拉美之机游说这些国家支持自己的联合国改革方案。可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需要强大的实力支撑，还需要充分展示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日本至今未能正视和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行，以及在核污水排放问题上一意孤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巴西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常年饱受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困扰。这些都为四国“争常”带来很大阻碍。在“入常”无望的情况下，日本退而求其次，争当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2022 年，日本第 12 次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成为当选次数最多的国家。

^① 外務省、「海外における対日世論調査」、2023 年 5 月 26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culture/pr/yoron.html>。[2022 - 12 - 20]

^② 参见拉美晴雨表民调数据。<https://www.latinobarometro.org/lat.jsp?Idioma=0>。[2023 - 05 - 30]

最后，“内外”分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尽管日裔在日本对拉美的软实力外交中处于“内”的圈层，被日本视为有感情色彩的内群成员，但日裔到日本务工时反而意识到自己是“外国人”。特别是有些日裔已失去日本人的姓氏，会更强烈地感到日本社会的封闭性和对外国人的潜在排斥态度。1989年，日本修改《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放宽了对日裔的入境限制，基于血缘主义原理引进劳动力。虽然日本很多城市推行“多文化共生”政策，但是事实上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和雇佣方式的限制等，拉美日裔很难完全融入日本社会。^①这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效果。

五 结语

拉美的特殊性和日本文化特性使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呈现“内外有别”的两层同心圆结构，内外两层的行为分部、软实力资源、交换关系都有所不同。一方面，大量日裔的存在是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重要前提条件。对处于“内”侧的日裔，日本运用移民历史记忆、日本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产业连接等软实力资源来达到吸引和同化日裔的目的。拉美的日裔网络类似集团结构中的“同伴”圈子，可视为一种半感情、半计算性的交换关系。另一方面，对处于“外”侧的更广泛的拉美社会，日本运用防灾和环境问题上的理念和知识、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维护社会稳定与弱势群体福祉的经验等软实力资源，通过议程设置和经验推广来获得拉美民众对日本的认同。这类似于日本集团结构中的“他人”圈层，感情因素变淡，趋于用日本经验和日本模式来换取国际威望的交易型交换。内外两层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紧密联系，呈现渐进辐射特点。日裔既是日本软实力外交的对象，也是把日本文化传递给非日裔社会的媒介，存在大规模日裔社会的拉美国家也成为向其他拉美国家传播日本文化和价值观的媒介。

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为新时代加强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指明了前进方向和根本遵循。中国在拉美国家的软实力构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如今仍有很多拉美民众对于中国持有刻板印象，这显示出使拉美社会全面了解中国的渠道和途径仍有不足。当前，中

^① 张梅：《文化融入视角下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衍变与困境》，载《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107-119页。

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央已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国家软实力显著增强的目标，并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列入“十四五”规划。日本对拉美软实力外交的结构和路径对“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增强拉美华人华侨对中国在血脉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感，帮助他们加强身份认同。日本在拉美多国建有日本移民历史博物馆，通过皇室成员访问和历史记忆场所的打造来塑造日裔群体的身份认同。中国在很多拉美国家的移民历史比日本更加悠久，应打造一些蕴含华人华侨历史记忆的场所。而且，日本通过各类访日项目为日裔提供了很多亲身感受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机会，并在农业、医疗等产业领域与日裔建立连接。中国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在华裔群体里寻找有潜力的年轻人或各行业杰出人才，为其提供访华机会，强化其与中国的文化联系，并借助他们的社会基础推动中拉产业合作。

第二，在推进软实力外交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圈层结构逐层递进。通过华人华侨的力量传播中国文化，如华裔团体举办的中国文化节等体验活动，有利于从社区和日常生活层面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拉美社会各界。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发展援助和经济合作也不应同步出击，广撒网，而是在已有合作的重点拉美国家进行深耕，推广一些成功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示范性项目，然后再逐步扩展到其他拉美国家，形成品牌效应，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的良好形象。

第三，做好议题设置，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和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是天然的合作伙伴。2014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拉美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携手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有力促进了中拉各领域的合作。中国在推进软实力外交过程中可在以下三方面加强中拉合作。首先，贫困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拉减贫合作已成为中拉民心相通的重要推动力和中拉合作的新抓手。其次，重大自然灾害风险是包括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中拉正在加强灾害管理交流合作，共同应对灾害风险。同时，中拉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绿色合作，体现了谋求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责任编辑 黄念）